

## 父母回家

●刘 齐

父母回来时，反复说，要在家里吃饭，不去外面餐馆，再好也不去。家里有个大圆桌面，戳在楼下，落了一毫米厚的灰，现在，擦干净，搬上来，安在四脚桌架上。桌架通常与小圆桌配合，全家聚会，祖孙三代到齐了，才换大桌面。

大桌面是管食堂借的，我爷问：“怎么还没还回去？”“还了呀，”我说，“不知怎么搞的，又回来了。”

“一毫米厚的灰”，我爷也认为不妥，“一般口语说，厚厚的一层灰，也有人说，铜钱厚的灰，都挺形象。”我爷在报社工作，爱跟子女讨论文字。

“现在总装修，啥啥都要尺寸，厘米毫米的，常说。”我边解释边给父亲斟酒。

父亲看着酒液在杯中缓缓上涨，不说“好了好了”，也不敲指头致谢，老人不懂这个，懂也不必敲给儿子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滴酒不沾，现在又可以喝了，我和弟弟喜出望外。哥儿俩对酒的热爱，缘于父亲的熏陶。父亲当年善饮，兴致来了筷头蘸酒，挨个往小儿嘴里抿。小儿辣得咧嘴，父亲开怀大笑，用硬胡茬子亲近小儿脸蛋，也是如此快乐。等到小儿长了胡子，馋上酒了，他却患了胃溃疡。见儿子喝酒，他顶多端起杯子闻闻，以

示助兴，兼及忆旧。

现在好了，不再担心病了，爷仨坐在一起碰杯，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？

父亲喝酒的样子很拘谨，或者说生疏，但酒毕竟是酒，几杯下肚，他兴奋起来，跟我开玩笑说：“给令堂大人也斟上。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“令堂大人”指的是我妈。父叹息，说我古文底子薄，不识此中乐趣。

我笑道：“怪也要怪你，小时候，总让我们读一些……”

“我也给你们讲过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”父低声分辩。

久别重逢，以为二老能谈重要事项，没有，只谈了些琐事闲事。我妈觉少，我爸午睡时她躺不住，穿着趿拉鞋从卧室走到客厅，忘了戴花镜又捩回去，我爸就醒了，嘟囔道：“一个小虫子睡觉，也应该尊重。”我妈刚有歉意生出，闻言笑道：“老虫子，该起来了。”

我妈也在报社工作，负责接待读者来访。某日一读者盘腿坐于椅上，长时间回顾自己生平，我妈

耐心倾听，兼做摘要。此公大约迷恋评书，关键处忽高叫：“说时迟，那时快。”我娘憋住不笑，险些窒息。那人又称自己早年加入组织，至今未获承认。母亲同事李叔便问：“那你说几句誓词我们听听。”那人清清嗓子，正色道：“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兄弟姐妹。”

我妹幼时遭母批评，不服，乱找借口，母不悦，声转严厉，东北方言谓之曰：“狠叨。”妹情急而口不择言，手指母亲喝道：“小秋子！”此三字不一般，系外祖父为我母起的乳名，因其降生于中秋后二日。此昵称不知何时为小女侦知，猛然一喊，母一愣，怒气渐消，改笑颜了。父一旁亦粲然，笑骂小女：“王八犊子。”笑声中，母擦泪：“我想我爹了。”

与父母分手前，在北京一家餐厅，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妈说：“孩儿啊，别你总花钱，让你爸也请一次，要不他该不平衡了。”我爸就系上衣扣，去吧台结账。我不放心，要过账单一看，果然多算了。店家好眼力，瞅准了老爷子的性情，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是蝉他

老人家的坚强后盾。我妈很满意，夸儿子不孬，又替老伴解嘲：“你爸就这样，一辈子了。”

父母都不见老，上次见面啥样，这次还啥样，腿脚利索，头发也没怎么白。

酒没喝光，父亲就站起身，跟我握手。从前只有重要时刻，譬如我下乡、回城、出国，他才跟我握手。他的手很粗，像在单位锅炉房撮煤那几年一样，长了茧子。

“再多待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”我央求。

“什么时候都不能迟到。”父亲握着我的手，不松开。

母笑：“天堂也讲纪律？”

父略加思忖：“不是纪律，是信用。”

天上白云很多，白云隙间的天底子很蓝，那是二老要返回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多年。

插图/勾 犇



## 处处如实亦如梦，句句家常句句奇

——刘齐《父母回家》赏析

●瓜 田

近读刘齐先生幽默散文《父母回家》，如饮佳醪，余香满口。印象中，从未有人如此行文。我时而拍案叫绝，时而一咏三叹，连连称奇。

该文的奇，首先奇在构思和想象，奇崛，瑰丽，异想天开。想象力为作家所必备，但刘齐的想象力，似更为奇绝，竟让天上的老人像常人一样回家，子女也不惊，老人也不叹，老少饮酒忆旧，一如往昔。你会讶异万分：思念的文章，居然还可以这么写！

该文的奇，靠的不是险峻怪诞的招数，而是借助寻常文字，从容延展。开篇就是大实话一句：“父母回家时，反复说，要在家里吃饭。”这貌似平淡，却暗藏玄机。何为“回来”，是出差回来，养病回来，还是旅游回来？不告诉你，让你于扑朔迷离中进入作者设定的奇特氛围，感受亲情和时代变迁的魅力。直到最后，谜底才解开：老人们分别后，是回到蓝天上去了。原来，刘齐写的是天地相交，人神团聚！这一餐饭，这一席话，满纸的思念和情怀，都由作者朴朴实实写出，看不出一点编造痕迹。可这一路，把我们读者“骗得”团团转，还不自知，只觉得如行山阴路上，美

不胜收。

该文的奇，还由故事的质感加以充实。人神欢聚，并没有弄得神神叨叨，恍惚迷离。恰恰相反，该文是以“质感”取胜。桌面上的灰，到底是“铜钱厚”，还是“一毫米厚”，这个讨论就极具文化家庭的生活质感。父子间的讨论毫无卖弄学问之嫌，只显出他们的专注、痴迷。用筷头蘸酒，辣一辣孩子，用硬胡茬子戳一戳孩子的嫩脸蛋，类似的描述很多，使作品处处都有几乎可以触摸的质感。

该文的奇，又得力于丰沛可爱的情趣细节。“久别重逢，以为二老能谈重要事项，没有，只谈了些琐事闲事。”貌似漫不经心的句子，意蕴极为丰富。表层意思，是对读者的提醒：你不必往宏大叙事方面期待。深层意思，那就海了去了。说是只谈“琐事闲事”，其实，事事都是天伦之乐，都是亲情的流动。而亲情是人们骨髓中的东西，也时时弥漫在空气中，无时无刻地充实着、丰富着我们的情感生活，这岂是一两个“重要事项”所能概括的？家长里短，亲情缱绻，哪句话不重要？哪个细节可以忽略？

其中，有两处描写特别有趣，

让人无法忘怀。一是小女儿被母亲批评，不服气，情急中直呼母亲乳名。父母的名讳，不是孩子可以随便喊的，偏偏就喊了，而且喊的还是乳名，这太逆天了！然而很管用，战火马上消弭，大人还被气乐了。这种一波三折的生动细节，真不是作家能够信手虚构出来的。二是江湖人跑到报社“说书”的故事，也令人忍俊不禁。江湖人说他加入过组织，可一问加入的誓词，竟然是“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兄弟姐妹”！真不知他是从哪个会道门跑来的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对父亲这一形象的精心刻画，笔触看似平淡无奇，不经意间却总有光点闪烁。譬如久别重逢，老爷子首先关心的是归还食堂桌面；返回天堂，即使没有人间约束，也要遵守时间，“什么时候都不能迟到”；去吧台结账，不忘礼貌，“就系上衣扣”；午睡被吵醒，口吐隽语：“一个小虫子睡觉，也应该尊重。”小虫子到底睡不睡觉，该不该尊重，我们从未想过。老爷子深谙哀兵必胜的道理，故作可怜状，出语新奇、幽默，且有大哲理在焉，令人过目不忘。

父子分别那一节，尤为感人。

“酒没喝光，父亲就站起身，跟我握手。从前只有重要时刻，譬如我下乡、回城、出国，他才跟我握手。”与传统的父子告别场景不同，本文写了一个不那么家庭化的告别方式——握手。一握握出下乡、回城、出国那样关键的人生节点，还握出特定的文化习惯和社会历史意义。老人不肯在家里久留，却握着儿子的手“不松开”，又流露出他对人生、对家庭和子女的深深眷恋。

作者的父亲刘黑枷先生，是著名的老一代报人。《父母回家》中的父亲，勤勉敬业，清正诚信，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，又喜欢喝个小酒，开个玩笑。该形象身上，应该具有黑枷先生本人的真实色彩，又何尝没有那一代报人耀人眼目的生命之光？

本文虽奇，却不咋呼，不煽情，具有一种坚实的逻辑力量和深沉的情感力量。篇中众多事例，都像是非虚构的现实存在，却又化入梦境般的总体框架之中，珍珠般迷人的亲情故事，用“回家”这根亦真亦幻的线索连为一体，处处如实亦如梦，句句家常句句奇，从而打造了一篇关于亲情的奇文、美文。